

石榴花

1287.2
69

蘇聯
蘇聯
蘇聯

你可听说过那些古老的老故事？

你可听说过那些久远以前的传奇？

你可知道有多少曲折的、动人的、奇异的、
悲凉的故事，都已湮没在时光的流逝之中？

我愿为你述说：那些老故事，那些——

湮没的传奇。

目 录

石 榴 花	(1)
白 狐	(17)
水 晶 镯	(96)
杨柳青青	(129)
画 梅 记	(199)
禁 门	(231)
写于《湮没的传奇》之后	(279)

石 榴 花

—

她出生在端午节后三天。

在江南，那正是“五月榴花红似火”的季节。石家班的那艘船，停泊在岸边已经好几天了，她就生在船上。当她出世之后，她母亲拉开了船边的帘幔望出去，看到两岸榴花正开，一片灿烂，红似火，似艳如霞。于是，她母亲对她父亲石光祖说：

“这女娃生在榴花盛开的季节，咱们家又姓石，就给她取个小名儿叫石榴花吧！”

这就是石榴花的原因。

她生来就是个跑江湖的命，石家班的船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的跑，她生在船上，长在船上。三岁，她的母亲就死了，从此，她就远离了女性的温柔呵护。她上面是三个哥哥，分别取名叫石龙、石虎、石豹，人如其名，一个个都如龙似虎。她生长在男孩子堆里，除了一个跟着她的老奶妈之外，她几乎没有接触到女人。因此，她任性，她好强，她骄傲，她豪放，在个性上，她完全像个男孩子。

跑江湖的女孩子无法娇生惯养，她四岁习歌，五岁学剑，六岁练拳，七岁，已经跟着父亲和三个哥哥公开表演了。她经常穿着件银红小袄，下面是红紫丽花裤，腰上系着条水红轻纱绦子，外面再罩上一件淡红底子，绣满大红石榴花，滚着银边的红斗蓬，头上扎着红缎包头，垂着红穗子，脚上踩着红色小蛮靴。从头到脚的红，再加上生来就眼如秋水，面如满月，正像一朵娇艳欲滴的石榴花。难怪自小就成了石家班的台柱，所到之处，无不风靡，三个哥哥和父亲都成了她的配角了。

十六岁，她已经练就了一身好工夫，能歌善舞，尤其擅长的，是一套剑法，舞起来密不透风。她占了身子娇水的便宜，举动灵活而轻盈，哥哥们都不是她的对手。石家班的船和一班跑码头的船一样，是沿江而行，一站一站停泊，不论大城小镇，他们都会停下来表演几天，如果生意好，就多演几天，如果生意不好，就少演几天，一切都没有定准。石家班只是个家庭班，规模小，表演以卖技为主。石龙以捶力出名，石虎擅长于拳，石豹擅长于刀法。父亲石光祖，却轻易不出场，但是，不论拳、刀、剑，他都是第一流的好手。据说他年轻的时候，也曾雄霸一时，中年之后，却忽然消声敛迹，过起走江湖的生涯来了。带着三子一女，各处流浪。现在，他已经是个老人了，他训练了子女，而自己呢，却养着支猴儿，每当表演时，他就以耍猴儿的姿态出现，谁都不知道他有一身多好的工夫。除了卖技之外，他们耍猴，也表演歌舞，石榴花的花鼓舞是著名的，她能边打鼓边唱，还能应景儿自编歌词，高兴时，她还会要一套鼓棒，把一对鼓捶儿，抛上抛下，忽左忽右，或在手上绕来绕去，看得人眼花

缭乱。另外，他们也演一些地方上的杂艺，像双黄、戏法之类的。因而，这“石家班”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“杂技”团。

十几年来，石家班跑遍了大江南北。

十几年来，石榴花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个大姑娘。

故事发生在石榴花十七岁那一年。

这年秋天，石家班到了东云镇。

东云镇是个相当大的码头，行商客旅云集之地，街上车水马龙，热闹万分。石家班一到了东云镇，就选择了普渡寺前的广场上，扎了戏台子，开始他们的表演。

小徒弟阿全和阿江早就敲锣打鼓的引来了一大群人，还没开始表演，戏台子前已挤得水泄不通了。人多是好现象，石家兄弟个个都特别卖力。石龙在台子上公开向观众挑战臂力，一连击败了好几个人。石虎耍了一套拳，石豹也舞了一套刀，兄弟二人又表演了一场货真价实的角力。石龙一高兴，把庙前的一个盛香火的大铜鼎都给举了起来，赢得了一片掌声。然后，石榴花出场了。

一身的红，披着件绣满石榴花的斗蓬，她轻盈的站在台子中间，先屏息默立，再举目对台下一扫，双目炯炯，清亮有神，观众都不自禁的精神一振。她敛眉片刻，再盈盈一拜，声音清脆而响亮的说：

“小女子石榴花向各位拜礼。”

话才说完，只见她轻轻的一个旋转，瞬眼间，那件红斗蓬已卸下了，一直抛向后台。露出她那红衣红裤的短打装扮，腰上的红汗巾，拦腰一系，更显出纤腰一握。再一转身，她手中不知怎的已多出两把明晃晃的长剑来。双剑交叉

着当胸而立，她再行过了礼，就舞开了剑。动作由缓而疾。由疾而速，慢慢的，双剑上下翻飞，忽起忽落。只见两道剑光，环绕着一团红影，在台上旋来转去，翻翻滚滚，分不出那是剑，那是人，就像两道电光不住闪烁，而电光的中心，是一团灿烂的红云。观众看呆了，看傻了，看楞了，直到石榴花一个转纵，落地无声，抱剑而立，再盈盈下拜时，观众才疯狂般的叫起好来，疯狂般的鼓掌，疯狂般的叫着再来一次。石光祖带着猴儿出来了，猴儿戴着小帽，穿着蓝缎袍子，腰中系着白绫绦子，双手抱在胸前，一付穷酸的书生打扮，才出场就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徒弟阿全和阿江，开始拿着盘子在观众中穿梭收赏银了。

在这整个的表演过程里，观众们都热烈万分，有笑的，有叫的，有鼓掌的，有赞叹的……却只有一个年轻人，站在东北角落里，默默的看着，既不鼓掌，也不叫好，却全神贯注的凝视着石榴花的每一个动作。石榴花一下台，三哥石豹就对她悄悄说：

“妹子，你注意到东北角上那个人吗？”

石榴花看过去，那人和人群有一小段距离，穿着件青缎的长衫，孤独的立在庙檐之下。由于距离太远，看不清面貌。石榴花不解的说：

“怎么”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只觉得他有些古怪。

“有什么古怪？一个青年书生罢咧，三哥也是，跑遍江湖，什么怪人没见过？一个书生也大惊小怪起来了。”

石榴花的话还没说完，阿江兴冲冲的跑了过来，举着手中的赏银盘子，对石榴花说：

“你看怪么？石姑娘？有个客人一赏就是个三两的银镲子呢！还说明是赏给你的！”

“是么？”石榴花对那盘子望过去，真的，在一些碎银子和制钱之中，有银镲子显得特别的触目。“是怎样的客人赏的？”

“你瞧，就是东北边角儿上那个少爷。”

石榴花微微的一楞，再抬起头来，对东北角上望过去，那年轻人已经不知在何时悄悄的走掉了。阿江诧异的耸了耸肩：

“咦，奇怪，就这样一转眼工夫，那人就没影儿了。”

“好了，把银子收起来吧！”石榴花呵责似的说：“别那样没见过世面，又不是一辈子没见过银镲子！”

阿江收起了银子，石榴花也转身去准备她的花鼓。这件事并没有在她脑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，客人因为赏识她而多赏钱，对她来说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可是，第二天，当她出场时，石豹在她耳边低声说：

“注意东北角儿上，昨天那个人又来了。”

石榴花皱皱眉，看过去，那年轻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了，他身边多了个留着大胡子的老年人，穿着黑衣，靠在庙前的柱子上，对这边静悄悄的注视着。石榴花披上了披风，她不让这年轻人困惑自己，跃上了台，她依旧表演着她那套剑法。当她下台时，她知道，那年轻人又赏了一个银镲子，和那黑须人一起走掉了。

第三天，当那年轻人再度出现时，他身边不止多了那黑须人，还多了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虽然距离很远，那大姑娘仍然使石榴花一怔。在江湖上跑惯了，见多识广，各种人

都见过，这大姑娘虽然穿着件普普通通的藕色小袄，系着白绫百褶裙子，却身材修长，亭亭玉立，看那站立的姿势，就如玉树临风，飘逸而雅致。石豹靠在台下的柱子上，对石榴花说：

“你看这些人是个什么来历？”

“管他呢？”石榴花撇了撇嘴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别理他吧！”

这夥人是冲着咱们来的，你瞧着吧！”

“是好意呢，没话说！”石榴花整了整衣裳：“如果是恶意啊，就让他试试咱们的厉害！”

“那姑娘倒挺标致的！”

“嗨，三哥，敢情看上人家姑娘了！该你上场了，就要出你的看家本领来给人家瞧瞧吧！”

“别胡说了！”

石豹讪讪的说着，上了场。不知真是为了那姑娘呢，还是别有缘故，他那套刀法倒真的表演得特别精彩，赢得了满堂掌声，连石榴花都不得不对这三哥刮目相看了。

这天，石榴花表演完之后，阿江又大惊小怪的捧着收银盘子跑来了，喘吁吁的说：

“石姑娘，这可不得了了。”

“怎么，又是一个银镲子么？”

“不是银镲子，是个银锭子呢！”

石榴花一惊，对盘子里看过去，可不是！那盘子中的一个银锭子，起码是十两上下的。她不禁变了色，眉毛高高的一挑说：

“这人是干吗？又是银镲子，又是银锭子，冲着咱们摆

阔吗？他倒是想看手艺呢？还是相买下咱们的班子呢？你把这锭子给退回去！”

“哦，石姑娘，这锭子可不是昨天那年轻人赏的，是另外一个人呀！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你瞧，就在那边儿上，带着五、六个奴才的那位大爷，你瞧，他正盯着你看呢！”

石榴花顺着阿江的手势一望，却和一个男人的眼光碰个正着，那人年约三十余岁，生得虎臂熊腰，高大粗壮，两道浓眉，一对闪烁逼人的眼睛，身边带着七、八个又高又大的家丁。当石榴花的眼光对他扫来，他顿时微微一笑，石榴花却不自禁的心里发火。笑什么？以为你给了一个银锭子，就有什么了不起吗？她狠狠的瞪了他一眼。俯下头来，她对阿江低声说：

“去悄悄的打听打听，这是个什么人？”

阿江去了，片刻之后，阿江折回来，神秘分分的说：

“你猜怎么，姑娘，那人是这儿的地头蛇呢！他们叫他黑煞星熊大爷，这人本事大着呢，东云镇里人人怕，我看咱们要惹麻烦了。”

“井水不犯河水，惹什么麻烦？”石榴花挺了挺背脊。

“他既然有的是钱，就让他去赏吧！”

晚上，算算收入，实在相当不错，看表演的人似乎一天比一天多，石家兄弟们个个高兴。可是，晚餐之后，石光祖就把孩子们都召集到一块儿，深沉的，下决心的说：

“你们大家收拾东西下船吧，咱们明儿一早就离开东云镇。”

“怎的？爹？”石龙嚷着说：“咱们几个月以来，都没有这三天的生意好，看样子，这东云镇呆上半月一月都没有问题，正在最叫座的时候，怎么要走呢？”

“我们非走不可，”石光祖咬咬牙，眉毛紧锁成一团。

“你们也别跟我辩了，收拾东西下船吧！”

“爹，我知道，你是怕那个黑煞星，是吗？”石榴花挺着胸说：“咱们又没招惹他，你看他敢怎的？”

“爹，那黑煞星总不能不让咱们卖技呀！”石虎也挑起了眉：“你别怕，有咱们呢，他要真来找麻烦，凭我们兄弟和妹子，他也不会好受，我们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石光祖环视着身边的女儿们，沉吟片刻，终于，长叹了一声说：

“我怕的并不是那个黑煞星呀！”

“那么，你怕什么？”石豹问。

“我不怕什么，”石光祖垂下了头，有些儿沮丧，更多的是不安。“这东云镇是个大码头，卧虎藏龙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孩子们，你们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以为你们身上那点工夫，就很了不起了。事实上，你们所会的，也只能表演表演唬外行，在行家眼里，是不当一回事的。我看，我们最聪明的办法，还是早些离开这儿，我有个预感，呆下去早晚要出事。”

“爹，”石榴花走到父亲身边，抬起头来，瞅着父亲，笑而迎人的说：“你是太累了。爹，打明儿起，你别上场了，就让孩子儿们去表演吧！你多休息，别怕那些黑煞星白无常的，我告诉你，爹，他拿咱们没奈何的！”

石光祖望着女儿，沉默片刻，他伤感的点了点头。

“榴花，你以为父亲是年老怕事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爹！”石榴花烦恼的跺了跺脚。“我只是说，咱们没有理由在卖座最好的时候抽腿儿！管他东云镇卧虎藏龙，还是卧神藏鬼，本姑娘石榴花谁也不怕！……”

石榴花的话还没说完，小徒弟阿全从外面跑了进来，一面喘着气，一面打千儿，对石光祖说：

“禀告爷，有一个什么万家班在方场那儿扎上了台子，连夜的布置着，还叫人到处说，要和咱们石家班较量较量呢！”

石光祖脸色一变，站起身来，他沉着脸说：

“果然来了！”

“哈，和咱们较量较量！”石榴花竖起了眉毛，瞪大了眼睛，跺着脚说：“他们是活得不耐烦了！也不打听打听，咱们石家班是好欺侮的么？”

“爹，”石龙也跳了起来：“有人给咱们下挑战书了，你还要走吗？要让红脸汉子们骑到咱们头上？”

石光祖呆呆的站着，面色是铁青的，神情是凝重的，好一会儿，他才开了口，声音沉重而严肃：

“这一下，是要走也走不成了，孩子们，你们好好的准备应战吧！告诉你们一句话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对方并不是好惹的，你们千万别恃勇而骄，还是小心点吧！”

二

万家班的台子扎在方场上，占地比石家班大了一倍，台

子四周都垂着绫罗锦缎，台子正中竖着一块大牌子，上面大大的题着“万家班”几个大字。台子旁边还有一块牌子，写的是：

“双剑小侠万年青在场候教”

在这行字的旁边，还有两行小字：

“不论男女老少，若有人能胜过万年青的双剑者，愿赏银子二十两”。

二十两不是个小数字，在当时可以买地生产了。这万家班的声势似乎不小，俨然有打插台的味道。一时游客云集，路为之阻塞，再加上万家班用了一群锣鼓手，一直在那儿吹吹打打，喧闹不休，更引得路人驻足而观。因此，万家班的台子才扎起来的第一天，方场上已水泄不通，而普渡寺前的广场上呢，却只有小猫三只两只了。

石榴花暴跳如雷了，午后，在台子上挂起了“休息一天”的告示，她和三个哥哥们就冲到了万家班的前面。石光祖早就去了那儿，杂在人群之中，他只是不声不响的观看着。石榴花钻进了人堆里，向台上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“啊呀”了一声说：

“原来是他呀！”

台子上，一个年轻人正和一个老者在比着剑，那老者显然是贪图二十两的赏银，而上台挑战的，看剑法，就知道是学过两三手的，但是在行家的眼里，一眼就可看出他远非那年轻人的对手，年轻人之所以不立即击败他，不过是拖延时间，一来给老者留面子，二来让观众看了过瘾而已。使石榴花失口惊呼的，不是那老者，而是那名叫万年青的年轻人。

原来那万年青，就是一连三天，站在东北角儿上观看的

年轻人，当时出手豪阔，全然不像个跑江湖的人，而像个大家公子。现在呢，他一身短打装扮，从头到脚，都是绿色，绿衬绿裤，腰上是淡绿色的汗巾子。手握双剑，和石榴花所用的相似，是长剑而非短剑，舞得游刃有余，从容不迫。那老者却已手忙脚乱，汗流夹背。然后，再几个回合，那万年青显然觉得时机已到，一翻手，剑尖轻轻的从老者腰间掠过，那老者系腰的绦子已翩然堕地。老者跃出圈外，对万年青深深一揖，不禁愧形于色。万年青收了剑，也深深的还了一揖，满面含笑，面不红，而气不喘。老者下台之后，他抱拳而立，身段高而挺拔，双眉如剑，双目如星，他看来神姿英飒，气度不凡。

“还有那一位愿意上来赐教几招？”

石榴花按了按披风里的长剑，正想跃上台去，却被人拉住了，她回过头来，是三哥石豹。

“你先别上去，再看他几手，人家研究你的剑法研究了整整三天呢！不是我说，榴花，这人不知是个什么来历，倒像有意和咱们作对呢！你穿红，他穿绿，你叫石榴花，他叫万年青，你舞剑，他也舞剑。只怕，他是有意要诱你上台呢！”

“而且，”二哥石虎接了口。“你再仔细研究他的剑法，和咱们家的剑法很相像呢！”

“管他是不是有意要诱我上台，”石榴花竖着眉，咬牙切齿的说：“我今天非跟他斗一斗不可！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他，如果我不能让他服气，我以后也就不在江湖上跑码头了！”

“别说大话，”石龙阴沉的说：“正像爹说的，来者不

善，善者不来，这人的剑的确有一两手呢！”

“大哥，你就会长别人家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！”石榴花没好气的嚷着，又想跃上台去。却有个中年人先上去了。她只好按捺着观战，这中年人比老者强多了，一套剑比下来，高潮迭起，那万年青好几次险些为对方所伤。观众们高呼着助威，场面十分热烈。石榴花撇了撇嘴，低低的说：“这万年青真会卖弄哦，你看，他简直是在逗人玩呢！三个这样的中年人，也伤不了他呢！”

“你也看出来了。”石豹说：“妹子，你真要上去，必须要小心呀！爹曾经教过你一手连环剑，必要时，不妨把那套连环剑施出来。”

“爹说过，连环剑是用来防身的，不是表演的，他让我发过誓，永不在台上施展连环剑。”

“到了必要时，你还顾那么多吗？”

“不必用连环剑，我也能击败他，你信吗？”

“我会等着瞧的！”

他们在底下谈着话，台上的局面早已变了，那中年人终于支持不住，败下阵来。万年青对观众抱了抱拳，朗声说：

“请诸位轻松一下，小生再来候教。”

说完，他就退了下去，同时，一个穿着粉红色小袄，银缎背心，系着湖色洒花裙的大姑娘就闪了出来，却正是昨日那个穿藕色衣服的少女。站在台上，她笑脸迎人，更显得粉装玉琢，秀色袭人。对台下盈盈一拜，她温婉的说：

“奴家银姑，虽然会一点儿花拳绣腿，却不堪一看，不敢在各位面前献丑，所以，给各位唱支曲解闷，也轻松一下动刀舞剑的紧张。”

石豹轻哼了一声说：

“倒很会说话呢！”

石榴花狠狠的瞪了石豹一眼，没说话。

一个徒弟推了张椅子出来，另一个徒弟送上了一把琴，于是，银姑坐了下来，开始抚琴，琴声如流水琤琮，冷冷朗朗的流泻出来，声音铿锵有致，音节激昂。一段过门之后，银姑开始抚琴而歌，声调却绝非时下歌女的顾艳轻柔，而是慷慨悲昂，充满了英雄气概，唱的是：

“壮气直冲牛斗，
乡心倒挂扬州，
四海无家，苍生没眼，
挂破了英雄笑口。
自小儿豪门惯使酒，
偌大的烟花不放愁，
庭槐吹暮秋。”

一段叮叮咚咚的过门，接着，她再唱：

“风云识透，
破千金贤豪浪游，
十八般武艺吾家有，
气冲天楚尾吴头，
一官半职懒踟蹰，
三言两语虽生受，
闷嘈嘈尊前罢休，

恨叨叨君前诉休。”

再一段琴声，底下的更加慷慨激昂：

“把情由根究，
恨天涯摇落三杯酒，
似飘零落叶知秋，
怕雨中妆点的望中稠，
几年间马蹄终日因君骤，
论知心英雄对愁，
遇知音英雄散愁！”

听到此处，石豹不禁脱口呼道：

“好一个‘论知心英雄对愁，遇知音英雄散愁！’好！好极了！”

石榴花再狠狠的瞪了她哥哥一眼，说：

“三哥，你要是再叫好的话，我看你干脆脱离咱们石家班，去参加他们万家班吧！”

“什么话！”石豹颇不高兴，沉着脸说：“你不要做出那股女儿家的小子家气来，男孩子堆里长大的，也要有些英雄气概，不管他们是不是和咱们作对，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，说话也要凭良心的！”

“好，好，你对，你对。”石榴花一叠连声的说：“人家说一句，你说上一车子话，几个哥哥里，就数你最磨牙。”

石豹望着石榴花，忍不住笑了。